

箩头儿(小小说)

□周树根

箩头儿是箩头的儿子。

七十多年前,箩头挑着两个箩筐,一头装着家什,一头装着刚满周岁的儿子,从战区的硝烟中逃到了洞宫山脉深处的乌柚村。从此,村里人就叫他“箩头”,叫他儿子为“箩头儿”。

到乌柚村不久,战火停熄,新中国成立了。那时,日子虽然过得半饥半饱,箩头儿却像山野里的茅草,迎风而长,转眼就摇曳成一个结实的小伙子。十八岁那年秋天,箩头儿在地头里抢了生产队长的那一担红薯,一口气挑到了生产队的院子里。从此,生产队长给他记了全劳力的工分。

乌柚村水美土肥。生产队长带着大家起早贪黑,把汗水洒在泥土里,泥土里长出的稻谷、薯块养活了这里的人们。填饱了肚子的人们也就有了力气造人,女人们生娃仿佛比拉屎还顺畅,三年两头就出来一个。

地力赶不上物资消耗的需求力,村里的缺粮户渐渐多起来。至于钱,一年到头难见到它的样子。

生产队长一寻思,决定让见过世面的箩头带上村里的几个社员,外出江西烧炭,给生产队搞点副业。

那年头,非缺粮户已是好人家了,更何况箩头还能给自家积攒点小钱,英俊的箩头儿自然成了姑娘们都想嫁的对象。

二十岁那年,箩头儿娶了生产队长的女儿菜花。那时候的乌柚村,还没有“四大件”之说,能有一张红漆木架床和三两个红漆木箱子,已是很不错的嫁妆了。结婚那天,也谈不上什么张灯结彩,点上一两盏防风灯,屋里已算亮堂。请村里的叔伯亲戚吃了个饭,把灯一吹就上了床,不久就造出了一个胖小子,叫忠红。

那几年,外面的世界闹哄哄的,父亲箩头也不再外出搞副业了。箩头儿和菜花除了在生产队里干农活,还

要教社员们跳忠字舞。

那舞闹腾了几年就停了下来,忠红也上了小学,升级还得考试,考试成绩不及格就要被留级。那时,被留级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

“忠红这娃,有种!”箩头人前人都这么夸着他的孙子。这年,忠红考上了镇里的重点初中班。

“忠红这娃,没让我白流汗。”分田到户后,箩头儿在地头里一边挥舞着锄头,一边擦着满脸的汗水说。那时候,地里的收成比生产队时翻了一番,忠红也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

“忠红这小子,给他爹长脸!”忠红考上了省城的大学,箩头儿见人就拿自己的孩子。那时候,箩头儿把地里长出来的蕃薯加工成亮晶晶的粉丝卖钱,同样的收成却比别人多收获了两三倍的人民币。用文化人的话说,那叫商业头脑、市场经济。

忠红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工作,箩头却归了土。这个时候,村里的许多人开始放下锄头到城里打工去了,比种地挣到的钱多得多,许多人家都添置了电视机。

箩头儿写信给忠红说:“娃,爹跟你妈也想到省城打工,你给我们找个活计吧。”

“行!”忠红给父亲找了家门卫,给母亲找了份清洁工。

“省城的日子没有乡下舒坦。”在城里干了半年后,箩头儿告别了儿子,带上妻子回村里继续种地,除了种自家的地,还种别人家抛荒的地。

村里没有公路,剩余的粮食要挑到二十里外的县城才能卖钱,太累人!

心想,要是公路多好。

心想事成!不久省里出政策,村村通上了康庄公路。忠红开着小汽车,一年能回村两三趟,给父亲送来电视机、手机、洗衣机。

“爸,这屋子该修理修理了。”忠红说。

“我看还能住。”箩头儿舍不得花掉从土地里刨出来的钱,他说,“等你娶媳妇,总得给你帮衬点。”

“我娶媳妇不用您老的钱。”不久,忠红带着媳妇一起回村看望箩头儿。那媳妇,比电视里头的还漂亮。

“爸,这房子是该修修了。”忠红说,“政府会给补贴的!”

“有这等好事?”箩头儿放下嘴里的烟斗,问道。

“修房子补贴五千,把厕所移到屋里再补两千,不足部分我来出。”忠红一边掰着指头一边对父亲说。

“行!”箩头儿不忍心让那比仙女还漂亮的儿媳睡在这黑乎乎的陈旧土木屋里。

不久,房屋修好了,比画起来还好看,屋里干净又亮堂,床单雪白得一尘不染。

城里的人隔三差五地来村里,在箩头儿家里吃住。菜花把家里的鸡、地里的菜、田里的鱼烧给客人们吃。客人们都说,菜花婶烧的菜饭真好吃。客人们临走时,都给箩头儿留下一大把钱。

后来,箩头儿才知道,这营生叫农家乐!

有了农家乐,家里养的,地里长的,都变成了一张张的人民币。更有意思的是,可以在手机上买东西,还会有人开着小汽车送上门来。

初夏的傍晚,箩头儿和妻子在屋子里看各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电视新闻。箩头儿对菜花说:“咱们这生活,也是小康生活了”。

“切,看把你美的!”菜花用手指轻轻地地点了一下箩头儿的脑门。

箩头儿看着笑得一脸灿烂的菜花,心里也乐开了花。

高演的嬗变

□任惜春

我的家乡是在景宁大濠乡任家袋村,是高演任氏家族迁居地之一,目前繁衍生息至第八代。我虽生养在大濠,但根脉上还是高演人。这么认为,就有了强烈的归属感。

回故里高演,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第一次。那是本世纪初,经过蜿蜒曲折的漫漫机耕路,当坐落高山之巅,让我魂牵梦萦的祖地——高演展现于眼前时,心情顿时豁然开朗。这里,地势平坦,屋舍俨然,黄墙黛瓦,几条鹅卵石铺就的巷弄横纵着,如世外桃源般安然、静谧。徜徉村内,浏览了环胜桥、马仙行宫、店廊等古迹,那时候的迴龙桥、清风桥还有几幢古民居都很破旧,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的样子。那次前来,除了初识祖居故里的欣喜,心底还是不免有些担忧,担心村间那些弥足珍贵的旧物消失在时光里。

第二次回归是在2016年清明节,高演举行了大型的祭祖仪式。这年,村人把任纪开基太公坟墓作了修整,于清明节这天,召集散落在景宁各地的任氏宗亲回归故里祭祖。不例外的,我也应邀前往。这次回村的人数蔚为可观,整个静谧的小山村因此热闹和沸腾起来。在庄严肃穆的祭拜氛围里,排着长队的人们心怀虔诚,轮流着给祖坟上香、跪拜,缅怀在祖先庇佑下,任氏家族顽强生存,不息繁衍,终于以枝繁叶茂的姿态迎来了如今的盛世。此次祭拜,我意外地认识了我们任氏家族很多杰出的人才,他们立足于各自岗位,出人头地。看着他们踌躇满志的样子,我胸中亦是充满宗族自豪感。毫无疑问,这次祭祖活动增进了我与同胞之间的手足情。那种冲击心灵的震撼,至今仍记忆犹新。

2020年,我再次回到了高演。这一次的高演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了我这个游子。距今400多年历史的“马仙行宫”,已按原貌修缮,目前作为村文化礼堂在使用。其中老戏台可演戏,宫内设图书阅览室,两边横杆悬挂村史简介图片,陈列千年根雕。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环胜桥”,在原貌上稍作修缮,呈现干净整洁、古朴典雅的风貌。迴龙桥进行了原貌修缮,添加披檐和挡土墙加固。清风桥在原址上按原貌新建。自此,高演著名景点“三桥环胜”,将古诗《三桥环胜》所描述的“水复山重裹,连桥锁一村,层楼观水口,杰构接林墩。境似桃源胜,风真古处敦;回环如鼎足,拱崎障重门”的意境完美呈现,且还原了祖先以水口三关积蓄风水的夙愿。“环胜三桥”附近的孝城宫、钟楼等建筑,都是在原址上修缮或重建。

原先几座欲倾覆的古民居也作了修缮。最引人注目的是村间高高竖起在各处的“功名旗杆”。先前的旗杆夹石板被乱置于村内各处,有被村民用作洗衣板的,有被嵌在路中当垫脚石的,现如今已收集修缮,部分旗杆夹石板已重新竖起。虽然旗杆是新做的,却也肃穆、庄重。古时村内30多对进士、贡生的功名旗杆,旗杆夹石板上的侧面有主人姓名、功名、年代等信息。如今这些的恢复,完美再现了“仁山育贵子,九人十贡生”的古村古韵,生动诠释了“诗礼传家、书香继世”的任氏家风。

高演村如此嬗变,不得不提及一个人,他就是浙江景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梧桐乡崇学向善奖励基金会”理事长任启年先生。如今已八十五高龄的他是土生土长的高演人,不仅是省、市、县级“敬业奉献的好人”,还荣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一称号。这些荣誉,对于一个为家乡振兴事业及公益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辞辛劳的他来说,是恰如其分的肯定。

退休后的他为家乡发展积极筹谋,劳苦奔波。近十年专程返回高演老家一百余趟,与村民共商村庄发展大计。通过汇集乡贤力量,争取各方支持,不仅修建了进村公路,改善交通条件;还对村中的孝城宫、钟楼、迴龙桥、清风桥、行宫等古建筑重新进行修缮,高演村的村容村貌因此发生巨大的嬗变。

有了任启年先生等一批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如今的古村高演已焕发出勃勃生机,成功创建成“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并被确定为省级历史文化村落重点保护村。同时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成功成为省市县乡村发展的典范。



畬乡古城

(李肃人 摄)